

JIU YI BU TIAN JI · JIU YI BU TIAN JI



“九一” 补天记

——中国特大洪灾纪实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921630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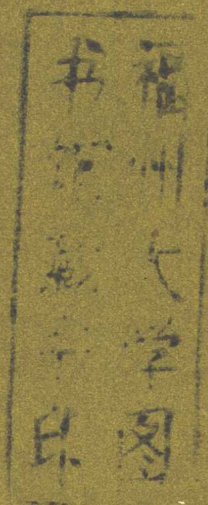
9216302

“九一” 补天记

——中国特大洪灾纪实

本社 编

I25
268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石家庄

(冀)新登字003号

“九一”补天记

——中国特大洪灾纪实

本社 编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1/32 8印张 198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
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-2,300 定价：6.00元

ISBN 7-80505-609-9/I · 552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激动人心、发人深省的纪实文学集，以第一手资料，多视角、高层次地记述了暴发于1991年夏的中国特大洪水灾害内情，以及皖、苏、鄂、黔、川等灾区军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，英勇抗洪、坚忍不屈，为大局而自我牺牲的壮烈事迹；反映了发自国内外、海内外的赈灾捐赠实况，尤其表现出中华民族举世无双的凝聚力和患难与共的高尚情感。同时，“一个有希望的民族，首先是一个敢于反思的民族”，本书以相当篇幅探讨了这场灾难和悲剧的历史、现实等深层因素，令人警醒、深思。

本书资料翔实，兼有大量珍贵图片，颇具研究、保存价值。



7月8日，江泽民总书记在颍上县鲁台子村慰问灾民。

于杰摄



7月20日，国务院总理李鹏顶着烈日专程来到淮河流域视察灾情。这是李鹏总理在安徽省寿县东津乡东津村临时搭起的小庵棚里，了解受灾群众的生活。

傅振欣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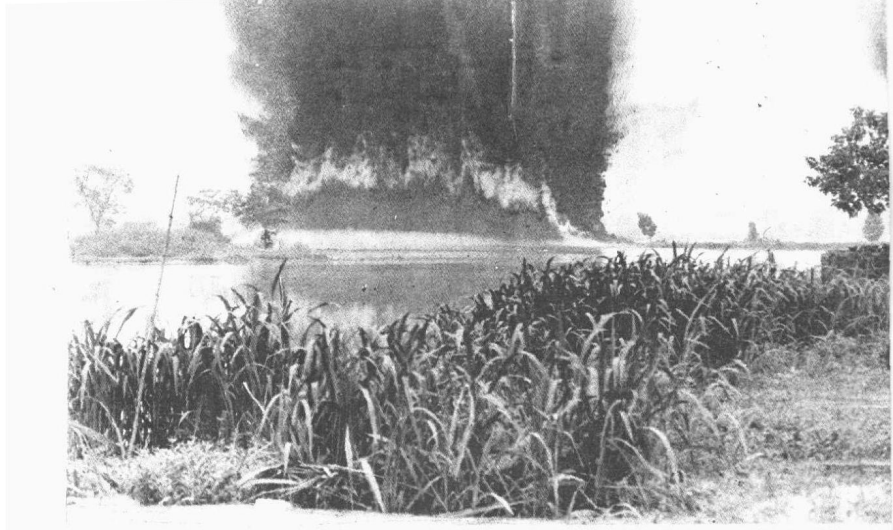
7月15日，淮河大堤王岗乡段出现塌方险情，党员、群众全力填石排险。

于 杰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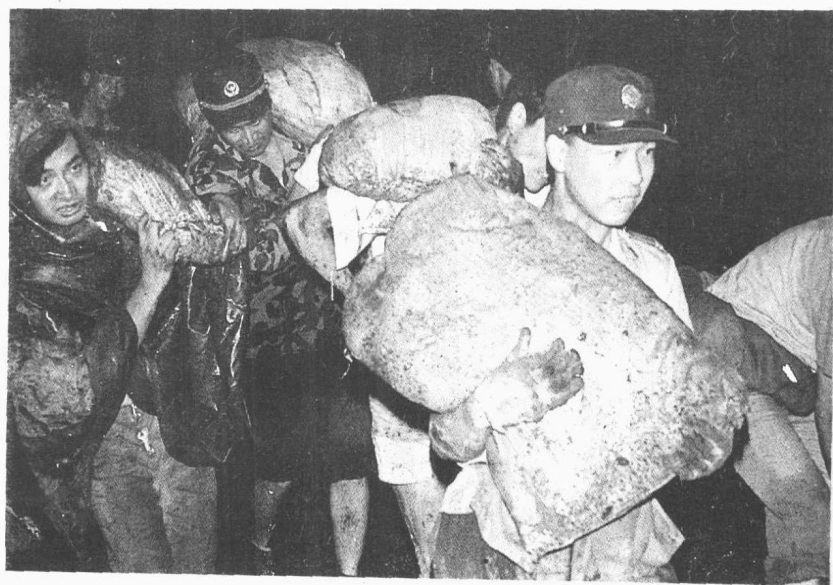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军某部官兵给被洪水围困在安徽寿县东津渡村的灾民送干粮。在抗击这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中，这支部队为保卫淮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王建民 摄



7月11日上午9时45分，江苏省根据国家防汛总指挥部的意见，炸开苏州市望虞河口沙墩港堵坝。太湖部分洪水将沿着60多公里的望虞河北上泄入长江。为加快太湖泄洪开辟了又一条通道。

费强 摄



7月15日晚，江苏扬州大运河通运闸被洪水冲垮，驻南京等地的人民子弟兵火速赶来救援。图为官兵在抢运抗灾物资。

王建民 摄



江苏省里下河地区的兴化市被洪水围困，7月2日，一位名叫刘正霞的产妇在医院生下一婴儿，回家时发现大水漫进家门，无家可归。救灾人员几经转移，及时将她们转移到城南一所小学居住。孩子起名叫“水生”。图为14天后的李水生和母亲生活情况。

杨磊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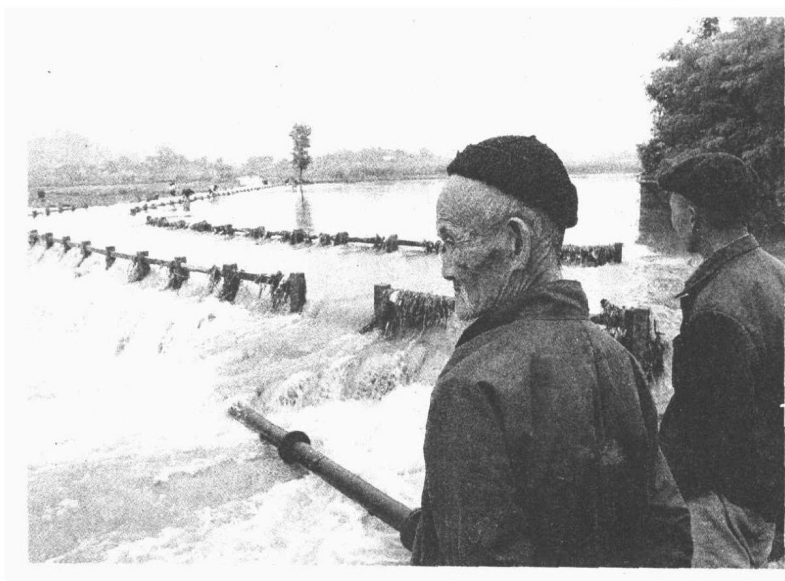


苏州市受灾最重的金阊区，由于受淹的时间长，水受到严重污染，为了防止疾病的发生，区防疫站的医务人员天天涉水到受淹居民区送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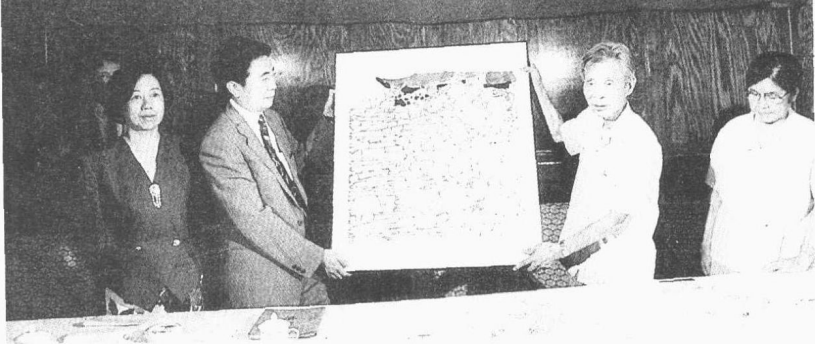
高梅及 摄

7月12日，在贵阳市遭受第二次洪水侵袭之际，沿河两岸的群众都被疏散到安全地方，由于准备工作及时，遭受洪水最严重的小河镇无一人伤亡。图为洪水高峰过后这位80岁的老人也来河边看一下他从来没见过的洪水。

陈 喆 摄



吴冠中赈灾捐款新闻发布会



8月7日，我国著名画家吴冠中（右二）赈灾捐款仪式在北京新华书画院举行。吴冠中创作的国画《老墙》，以五十万港元出售给香港雅历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达扬先生（左二），吴冠中把这笔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人民。

戴纪明 摄

连日来，香港市民纷纷解囊，为国内遭受洪水灾害的地区捐款。至七月十四日，捐款已达两亿港元。这是香港市民在香港工会联合会的募捐点捐款。

周家国 摄



目 录

面对安徽淹没 沈祖润(1)

江海锁龙记

——江苏抗洪纪实 苏新华 龚泰平(66)

天漏 张松青(122)

高原作证

——贵州抗洪纪实 方 扁(165)

怪灾中的蜀人 熊小立(198)

「九一」补天记 鹿永建(211)

面对安徽淹没

□ 沈祖润

不算序言：“怕”水的安徽

“你们最怕什么？”记者问遍安徽省沿长江、沿淮河的农民。

“怕洪水。”回答几乎众口一词。他们在历数各种自然灾害之后，仍是谈“水”色变。

开始，我不信。

农民们一谈起他们记得的几次大洪水，声音就发颤。耄耋之年的人回忆民国20年（1931年）夏季那场空前悲惨的大洪水，余悸在心。

那一年，长江、淮河相继破堤，70多个县，约50个泡在水中。洪水洗劫之后，

许多市镇荡然无存。长江边的芜湖市内“大船若蛙半浮水面，小船如蚊漂流四周”。淮河两岸，波浪滔天，“村舍无存，人与虫鸟同栖树头”。淮河上漂满死尸，臭气熏天。仅淮河流域，就有7.5万人在这场灾害中丧生。

中年人说起1954年的洪水，也是不寒而栗。虽然建国初期兴建的一些水利工程发挥作用，但长江仍然溃堤，洪水淹至皖中的合肥；淮河干、支流堤防到处缺口，洪水南北汇合，田园沦为泽国。由于赈灾及时，才使被水淹死的万人数字没有上升。

专家们习惯以数据说明问题。一位工程师说：“据史书记载，从汉高后（吕雉）三年（前185年）到清朝末期（1911年）的2096年中，长江中下游平原共发生大洪灾214次，平均10年一次。就洪灾密度而言，越往后期，水灾次数愈近愈密。唐代平均18年一次，宋朝和元朝，平均5、6年一次，明清时期平均4年一次，1921年到1949年，共发生较大洪灾七次，平均2年半就有一次。”“淮河流域，1949年前500年中，发生大洪灾350次，不到一年半就有一次。”

长江、淮河，这中国七大江河中多灾的两条，一南一北，均横贯安徽全境。这在全国来说，仅此一省。

一位气象专家进一步用通俗的语言解说：江淮流域，是亚热带与温带的气象过渡带，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气团，时常在这里碰撞，开仗，战争是要流血的，这“血”就是倾盆大雨，就是滔天洪水。

在事实和科学面前，不由人不信：怕水的安徽呵！

第一章 水淹三千里

1991年5月18日。安徽洪灾史上又一个黑色的日子。

那日凌晨,像是女娲补天的彩石,被天河浪冲走,天似豁了口,天河水直泻人间。倾盆大雨一场接一场,一直延续到7月15日。不到2个月的时间,安徽全境降了近一年的雨量,平均降雨量是正常年景同期的5倍!其中6月12日至18日、6月29日至7月5日,两次强降雨,又是这近2个月雨量的一半。

下面是水淹安徽的情况:

皖北的淮河,加上上游来的客水,形成二次大洪峰,一次次扑向大堤堤顶。招架不住巨浪的冲击,加上上千处塌方、缺口、管涌沙漏,430多公里长的淮河中游大堤面临溃决之险。一个接一个的行、蓄洪区被打开,使淮河泄洪量加大了几倍,保住了大堤。但是外洪、内涝,淹没农田、冲毁村庄,使淮河两岸变成一片水天相连的汪洋。

皖东,长江的支流滁河,三次出现超历史的水位,洪水全线漫堤,与内涝汇流,这个丘陵区变成了“千岛湖”。

皖中,由于长江水全线超过警戒水位,顶托内水,巢湖水多处超历史最高水位,漫过湖堤,冲进巢湖市区,吞没湖周围二地区、一市的庄、田。为保省会合肥市,打开白湖闸行洪,打开上千个圩区行洪。作出巨大牺牲之后,合肥市仍被洪水包围,公路、铁路交通全被切断;合肥边上的千年古镇三河,“沉”入水底。皖中沦为泽国。

皖西大别山区、皖南山区，几乎县县山洪暴发，冲倒堤坝、冲毁农田、冲塌村舍、冲进城镇，庄稼茂盛的山冲成为洪水走廊，田禾碧绿的盆地成为蓄水库，惨遭洗劫。

东西南北中，无一处不遭难。水淹安徽三千里。

到7月20日统计，全省38个县(市)城区进水，43779个村庄、892万人被水围困；6544万亩农田成灾(含重复成灾数)、2393万亩农田颗粒无收，预计减产粮食140亿公斤；受灾人口4400万人，其中重灾民、特重灾民2800多万；倒塌房屋156万间、损坏房屋225万间；死亡556人。同时，无数工交、文教、商贸、卫生等部门的企业，遭受灭顶之灾。

有关部门估计，各方面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75亿元。这场毁灭性灾害的损失，超过了安徽历史上历次洪灾。

这是几个重灾点的扫描：

录像之一，行洪的唐垛湖

淮河北岸，颍上县一片洼地。湖外淮水滔滔，湖内一片葱绿，2.1万亩水稻、5万亩黄豆，稻禾、豆苗长得株株茁壮。

这里是沿淮洼地综合治理的典范。1987年冬，10万民工战严寒，斗冰雪，一个月筑成一条16.2公里长的坚固新湖堤。接着，民工又奋战3年，把一个广种薄收的唐垛湖建成了格田成方、沟渠田林路配套、能排能灌的棋盘式、标准化农田。除了投劳，农民为此勒紧腰带，苦熬三年，集资了700万元。

7月7日20时，一道“掘堤行洪”的命令下达，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，20名民工掘开堤坝。顿时，咆哮的洪水似万马奔腾，向空旷辽阔的唐垛湖倾泻，农舍变成水底瓦砾，庄稼